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學庸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乙卯年孟冬月

校 正
學 庸 章 句

大學
中庸

上海
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聲下

同

近上

聲若

近之

去聲

治平

聲下

治國

去聲

上上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

傲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做此。物

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止。則知所至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未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氣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並釋也。

去上聲下
同聲
聞去聲

蔚紆
弗反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誥作泰誥古是字。大甲商書。謂常自在之也。說猶此也。或曰審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

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為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蠻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秦尉

大學

二

廣益書局校印

興去 聲 鑿 音 慮 錫 他 浪 反 復 扶 又 反 省 星 上 聲 治 平

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文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采芣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采詩作

下版反。喧詩作嘔。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

鋸。琢以椎擊。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

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志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

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必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猶。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間

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衍與 美同 延面 反遵 間本 京本 從月 按許 氏說 文反 洪武 正韻

並無間字俗從日誤

去上聲下同

間本音古

閑反此音

閑係借用

處上聲

上聲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謙。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閑音閑。厭鄭氏讀為厭。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

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肝步丹反。肝安舒也。言當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誠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學子曰身

作心忿弗粉反。懣動直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此謂修身在

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

存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

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

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帥與
率同

少與
並去
聲
六
鴈音
尸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債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天乎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喜也。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鴈。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度待

洛反

下同

捷疾
業反

處上

聲
操平

大音
太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見人心之

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凡語助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侈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侈與數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僻。偏

註中慎古本皆作謹避宋諱也

見形向反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駸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

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

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

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禮記。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音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

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好此者知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

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益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

錢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職反 值承

說文按 正韻 從欠 俗作 斂非

恆足矣。

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鮮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

篇皆一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財，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富許六反。乘，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

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留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

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 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復扶又反 卷上聲 索色 窄反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天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廣益書局校印